

【读家心闻】

## 「卧游」天下景观

□郭瑞三

所谓“卧游”或称“神游”，是指足不出户，在家借助文字、画册、视频和个人的想象力，循图索骥领略山川人文胜景，以达到开拓眼界、增知悦性的目的。

我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景色秀丽，国门之外也是胜迹遍布。千百年来，众多旅行家、文人学士足迹踏遍五湖四海，写下了大量探幽访胜、寻求知识的游记作品。我收有不少这类书，现已初步形成一个藏书系列。近两年，我乐得老僧坐定，凝目运思，在大千世界里尽情“卧游”。

我读冯之丹的《西非八国漫记》，结识了喀麦隆火山、黄金海岸、撒哈拉大沙漠的神奇；我读陈从周的《帘青集》，感受到了西湖刘庄的“水竹宜人”和江南水乡的“软风柔波”。我还爱读老舍先生的文章，他是北京旗人，一生礼赞济南的散文达25篇，比写北京的还多。他在《吊济南》一文中说：“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况且，它虽是个大都市，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然而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此文写于1938年1月，正是倭寇侵华即“灰色的济南”时期，老舍先生这些暖心的文字，让我们跨越时空感受到了济南淳朴的民风和众志成城抗敌御辱的信心和力量。

我“卧游”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读书，通过读书拉近与实景的距离，求得恍若真游、俨如有睹的效果。因此对这类书的选择，尽量内容丰富，资料扎实，在写法上描摹和诠释并用，使一书在手，整个景区历历如在眼前。1987年5月，陕西法门寺塔下地宫出土佛指骨等千件稀世文物，地方史志专家梁福义先生“八下扶风，五进法门寺”，编写出版了《法门寺纪事》，此书“大事不漏，小事集锦，趣味翔实，可读性强”，受到佛学界和广大文物爱

好者的欢迎，199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予以连载。我认为这是一本理想的景观书，于是果断邮购收藏。这本书可以说是对法门寺的兴衰荣废，真身宝塔的毁建起落，闻名中外的青铜器，以及流传久远的苏若兰与窦滔爱情故事，宋巧姣法门寺告御状的历史传说，均作了系统介绍，可作导游，可提供文史资料，谁会不喜欢呢！

我上面说这些，并不是只强调“卧游”，而贬低现场实践活动。“卧游”长学问，实践出真知，二者各擅胜场。今年夏初，我去了一次有“九朝古都、八代陪都”之称的洛阳，当时主要目的是寻访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的十九处名园还有没有，现在何处。李格非是山东济南人，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北宋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工词章，《洛阳名园记》是其代表作，为我国第一部名园记专著，影响深远。他在文章中阐述洛阳名园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而洛阳的盛衰又是观察国家“治”与“乱”的窗口，这种家国之思，曾使好几代人感慨不已。

我到洛阳第一天就去了中国国花园。彼时，牡丹盛花期已过，我向公园老师傅询问李格非记载的那些名园，他们一脸茫然。第二天我在老城十字街吃“水席”，后去街对面一家老书铺看书，从一位正在找书的老先生口中获知：“《洛阳名园记》所记十九处名园都在宋代以前，自富郑公始而终于吕文穆，全是公卿家园圃即私家花园，唐朝以后这些名园就毁坏了。”一听老先生说古就知道是个学问人。他热心提醒我，“已找不到旧园影子了！可买本新版的《中国历代造园文选》《中国风景园林文学作品选析》，其中收有四篇李格非的名园记”。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洛阳寻园无望后，我专注游览，先后观瞻了奇伟崇峻的隋唐洛阳城、中国佛事活动中心白马寺、白居易晚年归隐处香山寺和洛阳市博物馆，深感洛阳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近些年来的古城改造升级，也尽显汉唐建筑特色，不愧是中国古史的一个缩影。

归来后，我又搬出华艺出版社的《华夏纵横》四卷本开始“卧游”，希望对洛阳历史名人及其遗址仔细做番检索，可收获不大。倒是洛阳老先生告诉我的两本书从书店如愿找到，我高兴，对家乡文化名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我可以写篇较完整的读后感了。



□王文莉

国庆假期结束，一大批“妈妈牌”土特产也跟着游子们一起回城了。

在杭州工作的小成，老家在浦江县的农村，距离杭州两个小时车程。他晒出的后备箱里塞满了父母种的各种蔬菜以及鸡蛋、菜籽油和手工面等。为了让小成吃上自己的蔬果，父母甚至从别家租了半亩地，种上了各种蔬菜瓜果。这次回家，母亲还从地里挖了三十多斤番薯，让小成带到杭州。

上海的小芳发了一条朋友圈：“来吃我妈包的酸菜饺子啊！”小芳的老家在辽宁大连，酸菜饺子是“招牌美食”。小芳写道：酸菜是老妈亲手腌的，离家前一天，我妈包了一下午饺子，煮熟、自然放凉，再装进保鲜袋。除了我妈的酸菜饺子，家里人还往行李箱里塞了鱿鱼丝、鲍鱼片、海参……行李箱就像个“家乡美食箱”，饱含家人的关爱。

“看着爸妈往箱子里塞这塞那，也挺哭笑不得，根本拦不住啊。”老家在甘肃天水的杨敏说。很多东西自己在北京一样能买到，不用这么“千辛万苦”一路挤车、赶飞机地背回来。但随着年龄增长，杨敏越来越能理解父母了，面对节后“超重”的行李箱，

内心更多的是感恩和珍惜。

很多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的行李箱：有家乡特色德州扒鸡、四川腊肉；有奶奶的小院里刚摘的蔬菜瓜果；甚至有“你妈怕你饿”的大米、馒头……“晒行李箱”在社交网络“刷屏”，虽然不乏对行李箱“重到哭”的“吐槽”，而戏谑之外，总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情——行李箱再重也重不过父母的爱，游子们带走的、带不走的，都是家乡的情。

和很多网友一样，我的行李箱也是琳琅满目：有母亲做的辣椒酱、南瓜包子、腌制的糖蒜、刚刨出来的红薯、脆甜的红富士苹果、黄澄澄的玉米糁……这些特产和美食饱含家乡的味道、父母的牵挂。

和箱子一起“交”给孩子的，还有父母的千叮万嘱：“努力工作，和同事们好好相处”；“按时三餐，别一到周末就睡懒觉不吃早饭”……这些已经熟悉到能“倒背如流”的“唠叨”声里，又一次离别和启程，沉甸甸的不只是行李，还有家人的爱……

世上有一种爱，叫“打开行李箱”。琳琅满目的“妈妈牌”土特产，盛满父母“执拗”的爱，也盛满他们内心对子女的挂念。在外打拼的日子，疲惫和沮丧的时候，这些爱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力量，陪伴游子前行。

□刘昌宇

## 【那年那月】

## 故乡的秋枣

记忆中，每当九月的风刚掠过北方平原，故乡那棵歪脖子枣树便悄悄换了装。青绿的枣子先是泛起胭脂红，继而像被晚霞点燃似的，整棵树都坠上了玛瑙珠子。这时候，母亲总是踮着脚在树下张望，她粗糙的掌心托着几颗刚摘的秋枣，皱纹里盛着比枣子更甜的期待。

枣树是外祖父年轻时栽下的，一年年开花、结果，守护着我们一家。

打枣，是我们家每年隆重的仪式。当东方刚泛起鱼肚白，父亲已扛着那根泛着岁月包浆的竹竿站到了树下，竿头绑着的镰刀在晨光中闪着冷冽的光。他总说打枣要趁晨露未晞，这时打下的枣子最是脆甜，仿佛把整个秋天的精华都锁在了果肉里。

竹竿轻叩枣枝的声响清脆而有节奏，“嗒、嗒、嗒”地唤醒沉睡的院落，惊起屋檐下几只麻雀。熟透的枣子应声而落，噼里啪啦地砸在铺开的草席上，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有些还调皮地蹦跳着滚到院角。母亲和祖母佝偻着身子在席间穿梭，她们布满老茧的手指灵活地翻捡着，晨光将她们弯曲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就像两个虔诚的拾穗者，要把那些散落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暖都一一拾起，装进斑驳的竹筐里。

我总爱像只小松鼠般藏在茂密的树权间偷吃。望着绯红的秋枣，我就忍不住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掐开薄薄的果皮，贪婪地吮吸那点带着草木清香的微甜汁液。有次被父亲发现，他不但没训斥，反而踮起脚在树梢间仔细挑选，摘下一颗最饱满红润的塞进我手心：“快下来，坐在枝丫上吃不安全！”一声温柔的劝阻，深蕴着比蜜更甜的亲情。

深秋的枣子多半要晒成干。

母亲把枣子铺在苇席上，像给婴儿铺襁褓般仔细，每一颗都要摆得疏密得当，不能叠压。她说晒枣要“三翻九转”，这样糖分才会均匀——晨起翻一次让露水蒸发，正午翻一次使日晒透彻，傍晚再翻一次防夜露回潮。某年我好奇地偷尝半干的枣子，轻轻咬开绛红色的果皮，发现内里竟凝着琥珀色的糖霜，那甜味先是清淡地浮在舌尖，继而像秋日的阳光般慢慢渗到心底。这让我想起外祖父的枣木拐杖，那拐杖是用老宅门前砍下的枣树雕成的，纹理里还沁着淡淡的枣香。他晚年总爱用拐杖敲打地面，“嗒、嗒、嗒”的节奏，与打枣时竹竿掠过枝头的脆响一模一样，仿佛在敲打着岁月的回音。

最难忘是冬夜围炉吃枣的温馨时光。祖母佝偻着身子，用火钳将晒干的枣子和带壳花生轻轻埋进灶膛的余烬里，炭火的红光映着她布满皱纹的笑脸。不多时，灰堆里便爆出欢快的噼啪声，像年节的小鞭炮。我们兄妹几个顾不得烫手，争抢着用树枝从灰堆里扒出焦黑的枣子，鼓起腮帮子吹去浮灰。那皱缩的果肉裂开琥珀色的纹路，在煤油灯下竟泛着晶莹的蜜光，甜香混着柴火气在屋里萦绕……

前年深秋回村时，那棵陪伴我整个童年的老枣树已在台风中折断了主枝，断裂处露出浅黄色的木质，像一道未愈的伤口。母亲拾起一段枣木，在灶房檐下细细打磨了三天，做成根泛着琥珀光泽的擀面杖。冬至包饺子时，她总说木纹里渗出的树脂会让面皮染上若有若无的枣香，那是任何调料都调不出的滋味。

昨夜梦回故里，院中那株老枣树又挂满了秋枣。父亲擎着长竿正在打枣，母亲在树下拾掇着，悠悠烛光把家中小院照得满地生辉……